

△
*We travel
around the world.*

环游世界
我想和你



心中有沙漠瀑布，
雨林峡谷；
心中有梦和远方，
心中有你。



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戴帽子的鱼
著

我想和你
环游世界

戴帽子的鱼

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想和你环游世界 / 戴帽子的鱼著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17.12
ISBN 978-7-5404-8307-4

I. ①我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5492号

中南天使(湖南)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我想和你环游世界

WO XIANG HE NI HUANYOU SHIJIE

作 者: 戴帽子的鱼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刘诗哲

监 制: 邓 理

策划编辑: 彭朝霞

封面设计: 罗静颖

封面绘画: 那 泓

版式设计: 张姬君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45mm×210mm 1/32

字 数: 240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7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307-4

定 价: 34.80元

不走漏

千山万水，

怎能找到

全世界最爱的人？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>>

一张船票 —— 001

第二章 >>

海上巡游 —— 024

第三章 >>

独行之路 —— 041

第四章 >>

实属幸运 —— 064

第五章 >>

亡灵诅咒 —— 081

第六章 >>

他乡之月 —— 101

第七章 >>

何必叹息 —— 116

第八章 >>

我遇见你 —— 133

We travel around
the world.

第九章 >>

没有永远——152

第十章 >>

人在低谷——173

第十一章 >>

秘密的爱——192

第十二章 >>

聚或是散——209

第十三章 >>

和好如初——226

第十四章 >>

捍卫理想——242

第十五章 >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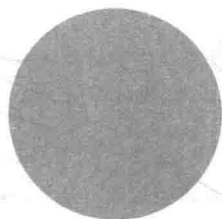
从此以后——258

后记 >>

献给胡凯尔——270

第一章

一张船票



Chapter 1 ▼
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梦想，
祝你梦想成真。

港口，偏北风。

一个纤弱的女孩拖着二十八寸的超大行李箱急匆匆地前行，在开阔的场景里被衬托得更加瘦小。

停在港口的白色巨船，无论从哪个方位望过去都看得到它的身影。但是，它太长太高太宽，大得各个角度都看不完整，尤其是船身上印着的宝蓝色船名，一会儿被岸上高高叠放的集装箱挡住一个字母，一会儿又被海上的其他船只挡住半边，始终神秘地半遮面。

因此，女孩一直微仰着头盯住它，如同夸父追日一样热切地朝它跑去。

其实，对于船的资料，她早已烂熟于心。有个人满怀期待地对她讲了没有一百遍，也有七八十遍，而她自己大概也默默地温习了上百次。

这是艘载客邮轮，名叫“Planet”，音同“普兰尼特”，是行星的意思。我们生活的地球就是一颗行星，而普兰尼特号邮轮计划的航线是用一百天完成环球航行的壮举，横跨太平洋、印度洋、大西洋、北冰洋，到访二十余个国家及地区，从世界的这端到那端，在地球上绕一个完整的圆圈。

是的，她即将要登上的不是一艘普通的船，不是湖滨公园里戏水泛舟的彩色塑料船，也不是江南小河上的摇桨乌篷船，她要登上的船因为体积大，去不了小湖小河这样的浅水区，只能在汪洋大海上破浪前行。

普兰尼特号长三百一十五米，宽三十七米，一共十六层，足以载客两千八百人，重十二万吨。这些数据听上去没有实际概念。只有当她站在它面前，与之对比渺小得如同撼大树的蚍蜉，她才倒吸一口凉气，清楚地明白它的尺寸到底有多么惊人。

女孩抓紧了行李箱的拉杆，粉白的指甲掐着手心，各种矛盾的情绪涌上来，胆怯又憧憬，心中像住着一只安稳万事足的井底之蛙，又像有一只羚羊对着悬崖深壑，跃跃欲试地想要冲锋飞渡。

这不是一场梦，她是真的真的真的要环游世界了。

“Is it huge? (它很大是吗?)” 一个棕发碧眼的外国船员不知何时走到她的身边，语气骄傲。

送行的人皆已在港口入口处止步，长途邮轮旅行极少单身客，在成双成对或者举家出游的乘客中，她孤身一人出现在此，确实显得有些突兀。

面对热情的船员，她点了点头表示赞同，但身体却是后退了半步，还差点被自己的行李箱绊倒。

船员继续用英语问她听得懂他说的话吗？她还是点头，又问她办了登船手续没有，她摇头，却还是紧咬着嘴唇不出声。

船员见她如此局促不安，立刻冲一旁招招手，声如洪钟：“Han, I need you! (韩，我需要你！)”

岸边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迎客大厅，足有数百平方米的空间，分门别类地划出各种功能区，里面正有条不紊地排队进行托运、安检、登记等一系列登船准备工作。因为此刻离出发时间已经很近了，队伍里没剩多少人。

帐篷里，一个穿着白色航海制服的男人闻声而出。隔着一段距离看，海风吹着他的衣衫贴紧身体，显示出倒三角的身材线条，相较于检票处其他排队的女性大大方方地欣赏，她却看了一眼就急急垂下头，招架不住如此浓烈的雄性荷尔蒙。

这是国际港口，各国人都有。她从刚刚那一眼判断，这个亚洲船员或许和自己一样是中国人，长期被海风吹过的脸显得刚毅无比，肤色如熟透的麦子，迈出的步子即便随意也气势十足，应该是长期严酷的海洋生活赋予他的。

他一来，刚刚的船员就简单地说明情况，这个女孩似乎听不懂英语，只能交给他了，然后船员一溜烟跑到其他岗位继续忙着。

“你好，我是韩哲，你能听懂中文吗？”

韩哲有一米九的个子，在西方人中也算高，他的眼光向来像尺子一样准，估摸眼前的女孩离一米六应该还差一厘米，现在她正以仰视以及立正的姿势听他问话，僵硬地点了点头，仍是没有开口，但他感觉她不像是个哑巴。

“不用这么拘谨。我不是警察，你也不是嫌疑人。相反，乘客算是我的最高级领导。”他笑一笑，严肃的面部线条顿时柔和不少，笑起来有些像和善的海豚。

接着，他请她出示一下船票。她极为配合地掏出船票交给他，两页纸都是英文的，上面写着女孩名字的拼音。

“许久安？”韩哲拼读出来。

马上是一场一百天的水上漂泊，在一艘无人相识的大船里，此刻被人唤一声名字，生性敏感的许久安略感安心，总算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韩哲担心她会遇上语言障碍，开始向她介绍，船上一共有一千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员，日常用语是英语。“毕竟大多数国人还没养成邮轮出游的习惯，倒是欧美地区早就流行这种旅行方式。所以船上欧美的客人占绝大多数，说英语的人较多。”

专心倾听的许久安头上戴着一顶保暖的帽子，对于已经是春天的三月份来说有些厚了，也许是女孩子的造型搭配。只是海边的风太狂，这顶帽子一直被海风刮得在头上戴不稳，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她的帽子眼看就要随风起

飞，落入汪洋。

韩哲眼疾手快地抓住逃跑的帽子，顺手帮她戴回去，再看她被吹起的发丝拍打着的苍白面容，一下子对这位同胞生起一丝怜意，多说了几句：“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随时找我咨询。现在大部分乘客都登船了，我手头的事不多，干脆带你去办登船手续吧。”

许久安极感动，可是她不好意思说其实自己听得懂英语，只是不敢多开口，便默认了他的好意。

先是托运行李箱，这些重物不用乘客自己搬上船，工作人员会统一送到对应客舱里。类似的细节服务还有许多，比如船上的餐饮供应永远不打烊，各类休闲活动排满二十四小时。这样的设计改变了一些人对邮轮的刻板印象，邮轮出游不是一种既慢又枯燥的旅行方式，像坐牢一样被困在海上，更不会像从前讨生活的水手一样辛苦度日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邮轮像是海上的移动宫殿一样，载着游客慢慢地享受蓝色时光，在海上狂欢，每抵达一个目的地又继续在陆地上接力狂欢，如同作家海明威对巴黎的形容“一场流动的盛宴”。

接下来便是一身轻便地去办手续。韩哲先向许久安确认了几个问题，问她：“这里起航后，下一站是台湾，之后就走向国门，将会经过很多个国家，你护照上的签证申请好了吗？”

护照是在国外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。而出国旅行还必须持有到访国家的有效签证，才被官方允许出入其国境。

许久安赶紧拿出护照，封面有些皱，是她和父母在争抢的过程中伤到了，这也是她为什么来这么晚的原因，此行只有一个人支持她，并非家人。

她抚平封皮，一页一页地翻给韩哲看，配着小小的解说声：“这是申根签证（航线经过欧洲，大部分欧洲国家如意大利、希腊、冰岛等均加入申根协定，认可申请人在签证有效期内可在所有申根成员国之间自由旅行）……这是美国签证……我知道邮轮还会经过埃及这些地方，但我听说这类港口可

以办理落地签证（不用提前申请，抵达目的国口岸后再申请），所以就没办法。”她生怕自己因证件不足会被拒绝登船，额头上沁出不少汗珠。

“我知道，你不用急，慢慢来，我只是帮你确认一下……”韩哲看出她没什么旅行经验，整个人精神紧绷，生怕出一点差错，于是他放缓说话的速度，脸上满是和煦的笑意。

“我第一次出国旅行，不，这甚至是我第一次离开我长大的城市。”许久安窘迫地解释，声音总算大起来了。

“那你有了一个很棒的开头，”韩哲宽慰一句，接着问，“疫苗证书呢？为了健康安全起见，我们有规定登船前需要接种一些疫苗。”

“有！”她又翻出个小本本，反应也快了不少。

“还有，你选过账单结算方式了吗？”

“我的船票已经付过钱了，还要付什么款吗？”许久安吓了一跳，瞪大眼睛看着韩哲，门牙微微咬着下嘴唇，像一只吃胡萝卜时不小心噎着自己的傻兔子。她在心里盘算着，她没什么钱，如果登船之后还有什么大笔的额外支出，她也许不得不放弃登船。

“不是。船票已经包含了船上的食宿和服务小费，还有游泳池、图书馆、戏院、健身房等免费场所的使用。除非是你自己想要去特殊餐厅、酒吧、商店等非免费场所消费，不然这一百天不会产生任何额外支出。但为了避免在船上临时起意的消费不方便支付，所以一般会让乘客提前选好账单结算方式。如果你担心我们不慎扣错费用，可以随时在客舱的电视系统后台查看账单明细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我准备了一张全币信用卡，用这个结算吧。”许久安摸出一张信用卡，信任地交出来。她被他带到柜台前，一会交证件，一会看安检镜头，一会签字确认，手续繁多，她悄悄庆幸有韩哲带着。

“给你添麻烦了。如果不是你，搞懂这些流程我都要花很长时间。”所有手续办理完，许久安走出帐篷大厅，诚心诚意地说谢谢，本来还想说请他

喝杯咖啡，但是免费的餐厅不能算请，不免费的餐厅她又请不起，只能尴尬地又道了一次谢，甚至煞有介事地鞠了一躬。

韩哲不吝赞许：“你看，你虽然出行经验不多，但不是做得很好吗？”

明知道这也许只是一句客套的赞美，但前路孤单，许久安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肯定，恢复一丝丝自信心。

“也是，我做了很多准备，为了不晕船，我出发前一个月每天都有锻炼自己原地转圈圈，船上的生活不一定会难倒我。”

韩哲又笑了，之前的笑过于标准，多少有一些为乘客服务时的客气，这一次却连眼尾都在笑，一些被凛冽海风刻出来的眼纹浮现出来，似乎许久安刚说的话着实有趣。

他忍住笑，这才回：“你不用担心晕船的问题。邮轮很关注乘客体验，这个问题早已解决。你想如果你们都晕头转向，船上的商场、舞会、酒吧开着给谁逛？普兰尼特号船身巨大，吃水很深，在海上行进时很稳，基本不会大幅摇晃，虽然一些小的晃动是免不了的，但一般人根本注意不到。如果你神经很敏感，或许刚开始有一点像在吊着的铁索桥上走路的感觉，但最多几天你的身体就会习惯这种轻微的位移，和在平地上生活没有两样。就算你真的出现晕船现象，船上还有医务室，经验丰富的随船医师会帮助你减轻不适。而且邮轮每隔几天就会靠岸，你也可以趁上岸观光的时间恢复状态。”

许久安脸微红，明白自己刚刚闹笑话了。

“这次航行会绕地球一圈，你最想去哪里？”韩哲岔开话题。

她想了想，每个地方对于她来说都是未知的新地图，哪里都好，干脆咨询面前走过天涯海角的前辈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跟过很多航线了，去过世界各地。非要说一个去过之后还想再去的地方，应该是地中海。在那里找一个叫伊亚的小镇，我很喜欢坐在它的悬崖上看日落。”

“地中海？”许久安喃喃低念着这三个字，原本期待的眼神蒙上一层乌

云般的阴影。

韩哲没有注意到她细微的神情变化，却送了一句祝福：“好了，船上的餐厅已经开放了，你快去吃点蛋糕吧。生日快乐！”他应该是在乘客信息上看到许久安的出生日期，今天正好是她的生日。

三月，初春，寒意未退。这个时节的海风仍是狂野。

说话这段时间，许久安在岸边站久了，现在后知后觉地发现脑仁疼得仿佛被冻住一般，还被榔头敲出一条一条裂痕。

她道声谢，走几步就发现风忽然更大了，如同脱缰的野马，她缩了缩，这才注意到刚刚韩哲其实一直站在风口，为她抵挡了大部分的寒风。

此时，他依旧长身立在原处，如柏树一般挺得笔直，自如地切换语言，为下一个经过的乘客用英文答疑解惑。

普兰尼特号分了两个登船入口，许久安的客舱房号是6249，按指示从最左边的入口进去。她刚踩着船上软乎乎的红色地毯，就听到爵士歌手的歌声从大厅深处传来，浪漫多情。

热情的船员一左一右迎上来，都穿着打了领结的迎宾礼服，左边的在她手心里挤了一团免洗消毒液，毕竟船上水资源宝贵，用这个最方便，右边的单手端着一盘盛满透明液体的高脚杯，微微躬身请她选择。

旁边还有几个早早登船的白发游客，都端了一杯金色的冒气泡的饮品，正举杯相庆，欢声笑语。

“Cheers！（干杯！）”

许久安跟着选了这种杯子，一个八十岁都涂着粉色口红美得风情万种的老奶奶主动和她碰杯。

大家现在都是一条船上的游客，五湖四海的陌生人无须多言，骤然变成温情脉脉的好邻居。

许久安一饮而尽，吞下的瞬间暗自咋舌，竟然是香槟酒，这一点点酒精

浓度对于从不饮酒的她已经是一种强烈的刺激。

送酒的船员看她憋红了脸，一直追问：“May I help you?（我能帮你吗？）”

她的确需要清水在喉咙里冲刷酒味，但她明明如此难受却还是硬扛着不吭声，摇摇头狂奔进电梯，在第六层楼找到自己的舱房。

她的船票是最廉价的内舱房，没有窗户，十五平方米的密闭空间里只有洗手间、床、衣柜、电视、小桌子和沙发，倒也简单干净，但是不像《泰坦尼克号》电影里穷小子杰克住的最便宜的下等舱那么拥挤。一百多年过去了，邮轮行业的变化也很大。

水、水、水……

许久安在房间里翻来覆去只找到一个小冰箱，里面的饮料倒是琳琅满目，但全部标了价格，比陆地上贵一些。她此次旅行能省则省，不愿意多花钱，在乘客手册上查到十四层有个自助餐厅，马上跑出去。

船上一共有五个不同主题和风格的免费餐厅，许久安不需要私密就餐环境，也没有特别苛刻的饮食要求，来这些餐厅已经觉得十分高档，心满意足。

十四层的自助餐厅因为位置够高，所以目之所及的海景更加宽广迷人。上百种美食集中摆放，在水晶灯的照耀下更加精致可口，任凭食客随意取用。

许久安直奔饮料区，在咖啡、果汁、牛奶、矿泉水等近十种选择里毫不犹豫地接了满满一杯冰水，牛饮完后，终于回过神来。

在这旁边是甜点区，蔓越莓饼干、黑森林蛋糕、提拉米苏、芒果慕斯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梦幻甜品整齐地排列着，诱人品尝。

今天是她的生日。她挑了几块蛋糕后，才发现自己上船太晚，现在室内已经没有什么空余餐桌。到处都是外国人，她也不好意思去问拼桌，索性走

到风吹不停的甲板上，找张露天桌椅将就用餐，叉起一块布朗尼，笑着对自己说：“生日快乐，许久安，祝你长命百岁。”

话音刚落，她便觉得自己要死了，深陷在步步逼近的死亡危机里。

无以名状的“毒”气顺着风向冲进她的鼻子，随着来不及停止的呼吸运送到身体深处。她张开嘴，本能地要呕吐，但侧眼看见一块透明玻璃相隔的室内某乘客正望向这边的风景，她脸皮发热，硬生生忍了下来。

但这到底是什么味道？

她屏息环顾四周，努力辨析风里吹来的隐隐约约的字眼。

“带来了么？”

“生化武器……”

“要死啊！”

“这下完了……”

许久安虽然没什么旅行的经验，但是电视上的社会新闻常常有关注，听说恐怖犯罪分子一般在人群密集的地方作案，造成极大的人员伤亡和极糟的社会影响。封闭的轮船正好符合作案条件，难道她第一次远行就碰上了？

想到这，她顾不得腿软，奋力跑进室内，大喊一声：“有危险！”

这附近刚好坐的都是老外，听不懂中文，只是迷茫地放下手中的刀叉。

“危险”的英文是“danger”，这个单词堵在许久安的嗓子眼处，几乎就快要脱口而出。与此同时，自动门随着她入内而大开，外面的风卷进一股极其浓烈的腐臭味，被不少人闻见了。

门边的人开始慌作一团，室内深处的人也开始不明就里地滋生和蔓延着恐慌情绪。

餐厅经理带了几个身强力壮的黑人船员，步履匆匆地跟着许久安来到她刚待的甲板，在不远的栏杆处发现两个鬼鬼祟祟的年轻男人。

“梁泊，我让你注意风向，结果你选的什么破地方？恶心的味道没往海上飘，全反过来喷老子一脸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块会走路的臭豆腐！”其

中一个穿烟灰色毛衣的人把手里的罐头塞进叫梁泊的人手里，然后像只虾米一样弯腰挂在栏杆上，一边骂，一边干呕不止。

许久安顺着他责难的目光看到一脸懵住的同伙——那个叫梁泊的接过罐头，想用力把盖子合上，眼角余光瞥到一行人怒气冲冲来到面前，吓得手一抖，东西直接掉到下面一层的甲板上。

经过掉落的冲击，极具杀伤力的味道更浓郁了，翻倍爆发出来。

经理和许久安赶紧跑到栏杆边往下看，好在没有砸到人，却吓跑了好几个在下方甲板散步的人。

经理怒喝：“What are you guys doing?（你们在做什么？）”

许久安听那两人刚才说的是中文，也顾不得什么了，用中文连珠炮式似的问：“刚刚掉下去的到底是什么？吸入之后对人体有没有什么危害！到底会不会死人？”

反观对面的两人，当场被抓竟没有一点害怕，一副被撞见也无所谓的样子，而且那个穿烟灰色毛衣的男人，毫不掩饰对许久安的嘲讽，勾唇笑道：“能有什么危害？不过就是一个鲱鱼罐头，臭味浓了点。看你那副怕死的样子真是太搞笑了。”

许久安不敢相信地重复一遍：“鲱鱼罐头？”

如果有世界上最臭食物的评比，来自瑞典的传统食物——鲱鱼罐头一定拔得头筹。这是一种将处理过的鲱鱼装进罐头里任其自然发酵的东西，经历一段时间形成的恶臭在开罐那一刻尽情释放，很难想象为什么有人愿意自虐一般地食用它。

一旁的梁泊不以为意地撇撇嘴说：“怎么？这位小姐，你以为我们是恐怖分子吗？你看我长得这么帅，相由心生，怎么可能是恐怖分子呢？”

虽然这不是一场关乎全船人生命的安全危机，但是鲱鱼罐头的味道却顽强得久久不散，船上的清洁工不得不把那块甲板区域隔离，等待海风和时间